

中国文学百家精品文库

王克俭 主编

47

苏洵散文选



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

47 中国文学**百家**精品文库

苏
洵
散
文
选

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

本丛书编委会

主 编:王克俭

副 主 编:邓先明

编写人员:简文 张哲生 成立君 王丽霞

王南 吴连根 孙凌曦 孙宾贺

张惠 张金方 邓先明 王克俭

策 划:北京汉洲文化艺术有限公司

目 录

苏洵小传·····	(1)
几策·····	(2)
权书·····	(17)
衡论·····	(46)
六经论(选三)·····	(65)
书论·····	(77)
春秋论·····	(81)
谏论上·····	(88)
谏论下·····	(95)
管仲论·····	(98)
明论·····	(103)

苏洵小传

苏洵(1009~1066),字明允,眉州眉山(今四川眉山县)人。宋仁宗嘉祐元年(1056),写信给欧阳修,与二子苏轼、苏辙同到汴京,向欧阳修献上他著作的文22篇,即《几策》二篇,《权书》十篇,《衡论》十篇。《几策》分《审势》《审敌》两篇。他这22篇文章,都是有为而作。不论《几论》的审察宋朝和契丹的形势,或用权衡论来称量宋朝各种制度的是非得失,指出其中的弊病,都是有针对性的,所以能感动人。宰相韩琦读了他的书,称赞它好,上奏朝廷。用他做秘书省校书郎。当时,太常寺要修订礼书,请他与项城令姚闾同修礼书,成《太常因革礼》100卷,书成病死,赠官光禄寺丞。有《嘉祐集》16卷。

几 策

审 势^①

治天下者定所上，所上一定至于万千年而不变，使民之耳目纯于一，而子孙有所守，易以为治，故三代圣人，其后世远者至七八百年^②。夫岂惟民之不忘其功以于是，盖其子孙得其祖宗之法而为据依可以永久。夏之上忠，商之上质，周之上文^③。视天下之所宜上而固执之，以此而始，以此而终，不朝文而暮质，以自溃乱。故圣人者出，必先定一代之所上。周之世，盖有周公为之制礼而天下遂上文^④。后世有贾谊者说汉文帝，亦欲先定制度，而其说不果用^⑤。今者天下幸方治安，子孙万世帝王之计不可不预定于此时。然万世帝王之家，常先定所上，使其子孙可以安坐而守其旧。至于政弊，然后变易其小节，而其大体卒不可革易，故享世长远而民不苟简。

今也考之于朝野之间，以观周家之所上者，而愚犹有感也。何则？天下之势有强弱，圣人审其势而应之以权。势强矣，强甚而不已则折。势弱矣，弱甚而不已则屈。圣人权之，而使其不至于折与屈者，威与惠也。夫强甚者威竭而不振，弱甚者惠衰而下不以为德，故处弱者利用威，而处强者利用惠。乘强之威以行惠，则惠尊；乘弱之惠以养威，则威发而天下震栗。故威与惠者，所以我节天下褻弱之势也。然而不

知强弱之势者，有杀人之威而下不惧，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。何者？威竭而惠衰故也。故有天下者必先审知天下之势，而后可与言用威惠；不先审知其势而徒曰我能用威、我能用惠者末也。故有强而益之以威，弱而益之以惠，以至于折与屈者，是可悼也。譬之一人之身，将欲乳药餌石以养其生^⑥，必先审观其性之为阴，其性之为阳，而投之以药石。药石之阳而投之阴，药石之阴而投之阳，故阴不至于濶而阳不至于亢。苟不能先审观己之为阴与己之为阳，而以阴攻阴，以阳攻阳，则阴者而死于阴，而阳者固死于阳，不可救也。是以善养身者，先审其阴阳，而善制天下者，先审其强弱以为之谋。

昔者周有天下，诸侯太盛，当其盛时，大者已有地五百里，而畿内反不过千里，其势为弱^⑦。秦有天下，欲为郡县，粟为京师。守令无大权柄^⑧。伸缩进退，无不在我，其势为强。然方其成康在上^⑨，诸侯无小大，莫不臣伏，弱之势未见于外。及其后世失德，而诸侯禽奔兽遁，各固其国以相侵攘，而其上之人卒不悟，区区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强国，是谓以弱政济弱勢，故周之天下，卒毙于弱。秦自孝公，其势因已驩驩焉日趋于强大^⑩，及其于孙，已并天下，而亦不悟，专任法制，以斩挞平民，是谓以强政济强势，故秦之天下，卒毙于强。周拘于惠而不知权，秦勇于威而不知本，二者皆不审天下之势也。

吾宋制治，有县令，有郡守，有转运使^⑪，以大系小，丝牵绳联，总合于上。虽其地在万里外，方数千里，拥兵百万，而天于一呼于殿陛间，三尺竖子驰传捧诏，召而归之京师，则解印趋走，唯恐不及。如此之势，秦之所恃以强之势也。势强矣，然天下之病，常病于弱。噫！有可强之势如秦，而反

陷于弱者，何也？习于惠而怯于威也。惠太盛而威不胜也。夫其所以习于惠而惠太甚者，赏数而加于无功也。怯于威而威不胜者，刑弛而兵不振也。由赏典刑与兵之不得其道，是以有弱之实著于外焉。何谓弱之实？由官吏旷情，职废不举，而败官之罚，不加严也。多赍数赦，不问有罪，而典刑之赍，不能行也。冗兵骄狂，负力幸赏，而维持姑息之恩，不敢节也。将帅覆军，匹马不返，而败军之责，不加重也。羌胡强盛；陵压中国，而邀金缙，增币帛之耻，不为怒也。若此类者，大弱之实也。久而不治，则又将有大于此，而遂浸微浸消，释然而溃，以至于不可救止者乘之矣。然恩以为弱在于政不在于势，是谓以弱政败强势。今夫一典薪之火，众人之所惮而不敢犯者也。举而投之河，则何热之能为？是以负强秦之势而溺于弱周之弊，而天下不知其强焉者，以此也。虽然，政之弱，非若势弱之难治也。借如弱周之势，必变易其诸侯而后强可能也。天下之诸侯，固未易变易，此又非一日之故也。若夫弱政则用威而已矣，可以朝改而夕定也。

夫齐，古之强国也。而威王^①，又齐之贤王也。当其即位，委政不治。诸侯并侵，而人不知其国之为强国也。一旦发怒，裂万家封即墨大夫^②，召烹阿大夫与常誉阿大夫者^③，而发兵击赵、魏、卫，赵、魏、卫尽走请和^④，而齐国人人震惧，不敢饰非者，彼诚知其政之弱，而能用其威以济其弱也。况今以天子之尊，借郡县之势，言脱于口而四方响应，其所以用威之资固已完具。且有天下者患不为焉。有欲为而不可者，今诚能一留意于用威，一赏罚，一号令，一举动，无不一切出于威严，用将法而不赦，有罪力行果断而不牵众人之是非。用不测之刑，用不测之赏，而使天下之人视之如风雨雷电，遽

然而至，截然而下^①，不知其所从发，而不可逃遁。朝廷如此，然后平民益务检慎，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惧刑法之及其身，而敛其手足，不敢辄犯法。此之谓强政。政强矣，为之数年，而天下之势可以复强。愚故曰：乘弱之惠以养威，则威发而天下震栗，然则以当今之势，求所谓万世为帝王而其大体卒不可革易者，其上威而已矣。

或曰：当今之势，事诚无便于上威者，然孰知夫万世之间，其政之不变而必曰威耶？愚应之曰：威者，君之所恃以为君也。一日而无威，是无君也。久而政弊，变其小节而矣。变之以惠，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。举而弃之过矣。或者又曰：王者任德不任刑，任刑，霸者之事，非所宜言。此又非所谓知理者也。夫汤、武皆王也^②，桓、文皆霸也^③。武王乘纣之暴，出民于炮烙斩刖之地^④，苟又遂多杀人多刑人以为治，则民之心去矣，故其治一出于礼义。彼汤则不然，桀之德固无以异纣，然其刑不若纣暴之甚也。而天下之民化其风，淫情不事法度。《书》曰：“有众率怠弗协。”^⑤而又诸侯昆吾氏首为乱。于是诛锄其强梗怠情不法之人以定纷乱，故《记》曰：“商人先罚而后赏。”^⑥至于桓、文之事，则又非皆任刑也。桓公用管仲，仲之书好言刑^⑦，故桓公之治常任刑。文公长著，其佐狐、赵、先、魏^⑧，皆不说以刑法，其治亦未尝以刑为本，而号亦为霸，而谓汤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？故用刑不必霸商用德不必王，各观其势之何所宜用而已。然则今之势，何为不可用刑？用刑何为不曰王道？彼不先审天下之势，而欲应天下之务，难矣。

①《宋史·苏洵传》称苏洵至京师，翰林学士欧阳修上

其书 22 篇，即《几策》二篇，《权书》十篇，《衡论》十篇。这篇《审势》，即属于《几策》之一。几，事的预兆，《易·系辞下》：“几者动之微，吉凶之先见者也。”几是一种预兆。又说：“君子见几而作，不俟终日。”《几篇》即看到宋朝的预兆，提出救弊的方法。

②七八百年：周武王建立的周朝，从公元前 1066? ~ 前 256 年，计 800 多年。

③董仲舒《贤良策》：“然夏上忠，殷上质，周上文者，所从之教当用此也。”

④周公：姬旦，周文王子。为周朝制定礼乐制度。见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。

⑤贾谊：前 201 ~ 前 169，汉洛阳人。汉文帝用为大中大夫。他主张改正朔，易服色，制法度，兴礼乐。为大臣所反对，出为长沙王太傅。

⑥乳药饵石：吃药；乳，饮；饵，吃。药石，药；石，指用石针治病，后改用金针。

⑦畿内：古称天子领地之内，不过千里。

⑧秦始皇分天下为 36 郡，郡统若干县。郡的长官称守，县的长官称令。

⑨成康：周成王姬诵，武王子。即位后，由周公姬旦辅政，平定管叔蔡叔叛乱，制礼作乐，为周盛时。周康王姬钊，为天子。时天下太平，百姓安乐。

⑩孝公：嬴渠梁，献公子。用商鞅变法，国富兵强。驷騭：快速地。

⑪郡守：宋时通称“知州”，为一州的长官。转运使：为一路或数路的地方长官。一路统率几个州，是州以上的地

方区域。转运使，是州以上的地方区域的长官。

⑫齐威王：田因齐，夺了姜姓的齐国，称王。

⑬裂万家封即墨大夫：《史记·田齐世家》：“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：‘自子之居即墨也，毁言日至，然吾使人视即墨，田野辟，民人给，官无留事，东方以宁，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。’封之万家。”

⑭召烹阿大夫与常誉阿大夫者：同上：“召阿大夫，语曰：‘自子之守阿，誉言日闻。然使使视阿，田野不辟，民贫甚。昔日赵攻甄，子弗能救；卫取薛陵，子弗知，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。’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，皆并烹之。”

⑮同上：“遂起兵西击赵卫，败魏于浊泽，而围惠王。惠王请献观以和解。”

⑯遽然：忽然；状快速。截然：状分明。

⑰汤、武：商汤，商朝的开国君主，名履。夏桀无道，汤讨伐他，把他流放到南巢，就建立商朝，后亦称殷。周武王姬发，周文王子。商纣王无道，武王起兵灭了纣王，建立周朝，为开国君主。

⑱桓、文：齐桓公，名小白。即位后，任用管仲，礼谕诸侯，为诸侯盟主，成为五霸之首。晋文公，名重耳。吾国有难，逃亡在外19年，靠秦穆公力回国即位。击败楚国，继齐桓公成为霸主。

⑲炮烙：紂王所用的酷刑，用炭烧红铜柱，令人爬行柱上，坠炭中烧死。刖：砍脚的酷刑。

⑳《书》：《尚书·汤誓》。

㉑《记》：《礼记·表記》。

㉒管仲（？～前645），名夷吾，字仲，春秋时齐颖上人。

相齐桓公，通货积财，九合诸侯，使桓公成为霸主。他的书叫《管子》，为后人所编。

②③狐、赵、先、魏：狐偃、赵衰、先轸、魏犢，皆辅佐晋文公的臣子

这篇《审势》，是审察宋朝的形势，认为宋朝的国势是强的，政治是弱的。因为宋朝对臣下用恩惠多，用刑罚少。因此提出只要改用严刑峻法来治臣下，即政治强了，国势就强了。所以称为《几策》，即认为人家皆认为宋朝国势弱，看不到宋朝国势强，政治弱。他能看到人们看不到的，提出加强政治，所以是几，几是有预见性。

他用东周和秦国来比，说明国势的弱与强，是有说服力的。他用齐威王做例，来说明国势的由弱转强，也是有说服力的。故他的文章，从表面看，好像很有说服力，这是他写作的技巧造成的。实际上，秦的国势强，由国富兵强造成的。宋的国势弱，由国不富兵不强造成的。齐的国势强，由于兵和民的强造成的，宋的国势弱，由于宋的兵力弱造成的。因此他的比拟也是不确切的。

审 敌^①

中国内也，四夷外也。忧在内者本也，忧在外者末也。夫天下无内忧必有外惧^②。本既因矣，盍释其末以息肩乎？曰：未也。古者夷狄忧在外，今者夷狄忧在内。释其末可也，而愚不识方今夷狄之忧为本也^③。古者夷狄之势，大弱则臣，小弱则遁，大盛则侵，小盛则掠。吾兵良而食足，将贤而士勇，

则患不及中原^④，如是而曰外忧可也。今蛮夷姑无望其臣与遁，求其志止于侵掠而不可得也。北胡骄恣，为日久矣。岁邀金缯以数十万计^⑤。曩者幸吾有而羌之变^⑥，出不逊之语，以撼中国。天子不忍使边民重困于锋鏑，是以虏日益骄，而贿日益增，迨今凡数十百万而犹憊然未滿其欲，视中国如外府，然则其势又将不止数千百万也。夫贿益多，则赋敛不得不重。赋敛重则民不得不残，故虽名为息民而其实爱其死而残其生也，名为外忧，而其实忧在内也。外忧之不去，圣人犹且耻之，内忧而不为之计，愚不知天下之所以安而无变也。

古者匈奴之强^⑦，不过冒顿^⑧。当暴秦刻剥、刘项战夺之后，中国湮然矣^⑨。以今度之，彼宜遂入践中原，如决大河，溃蚁壤，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，何则？中原之强，固百倍于匈奴。虽积衰新造，而犹足以制之也。五代之际^⑩，中原无君，晋瑋苟一时之利，以子行事匈奴。割幽燕之地，以资其强大。孺子继立^⑪，大臣外叛^⑫。匈奴扫境来寇，兵不血刃，而京师不守，天下被其祸。匈奴自是始有轻中原之心，以为可得而取矣。及吾宋景德中，大举来寇^⑬。章圣皇帝一战而却之，遂与之盟以和^⑭。夫人之情，胜则狃，狃则败，败则怨，怨则胜。匈奴狃石晋之胜，而有景德之败，怨景德之败，而愚未知其所胜，甚可惧也。虽然，数十年之间，能以无大变者何也？匈奴之谋，必曰：我百战而胜人，人虽屈，而我亦劳。驰一介入中国，以形凌之，以势邀之，岁得金钱数十百万。如此数十岁，我益数百千万，而中国损数百千万。吾日以富，中国日以贫，然后足以有为也。天生北狄，谓之犬戎^⑮。投骨于地，獫然而争者^⑯，犬之常也。今则不然。边境之上，岂无可乘之衅，使之来寇，大足以夺一郡，小亦足以杀掠数

千人，而彼不以动其心者，此其志非小也。将以蓄其锐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，故不忍以小利而败其远谋。古人有言曰：“为虺弗摧，为蛇奈何？”^①匈奴之势，日长炎炎。今也柔而养之，以冀其卒无大变，其亦惑矣。

且今中国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，而犹恐恐焉惧一物之不称其意者，非谓中国之力不足以支其怒耶？然以愚度之，当今中国虽万万无有如石晋可乘之势者，匈奴之力虽足犯边^②，然今十数年间，吾可以必无犯边之忧，何也？非畏我也，其志不必犯边也。其志不止犯边，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为，则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绝其好，以失吾之厚赂也。然而骄傲不肯少屈者何也？其意曰：邀之而后固也，鸷鸟将击，必匿其形。昔者冒顿欲攻汉，汉使至，辄匿其壮士健马^③。故兵法曰：词卑者进也，词强者退也。今匈奴之君臣，莫不张形势以夸我，此其志不欲战明矣。阖庐之入楚也，因唐蔡^④；勾践之入吴也，因齐晋^⑤。匈奴诚欲与吾战耶？曩者陕西有元昊之叛^⑥，河朔有王则之变^⑦，岭南有智高之乱^⑧，此亦可乘之势矣，然终以不动，则其志之不欲战又明矣。吁！彼不欲战，而我遂不与战，则彼既得其志矣。兵法曰：用其所能，行其所欲，废其所不能，于敌反是。今无乃与此异乎？

且匈奴之力，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，而夺一郡杀掠数千人之利，彼又不以动其心，则我勿赂而已。勿赂而彼以为辞，则对曰：尔何功于吾，岁欲吾赂，吾有战而已，赂不可得也。虽然，天下之人必曰：此愚人之计也。天下敦不知赂之为害，而勿赂之为利，顾势不可耳。愚以为不然。当今夷狄之势，如汉七国之势^⑨。昔者高祖急于灭项籍，故举徼千里之地，以王诸将。项籍死，天下定，而诸将之地，而邀不可削。当是时，

非刘氏而王者八国^⑧。高祖惧其且为变，故大封吴楚齐赵同姓之国以制之。既而信越布绾皆诛死^⑨，而吴楚齐赵之强，反无以制。当是时，诸侯王虽名为臣，而其实莫不有帝制之心。胶东、胶而、济南又从而和之，于是擅爵人，赦死罪，戴黄屋^⑩，刺客公行^⑪，匕首交于京师，罪至章也，势至逼也。然当时之人，犹且徜徉容与，若不足虑。月不图岁，朝不计夕，循循而摩之，煦煦而吹之，幸而无大变以及于孝景之世。有谋臣曰晁错^⑫，始议削诸侯地以损其权。天下皆曰诸侯必且反。错曰：固也，削亦反，不削亦反，削之则反疾而祸小，不削则反迟而祸大，吾惧其不及今反也。天下皆曰晁错愚。吁！七国之祸，期于不免，与其发于远而祸大，不若发于近而祸小，以小祸易大祸，虽三尺童子皆知其当然，而其所以不与错者，彼皆不知其势将有远祸，与知其势将有远祸而度己不及见，谓可以寄之后人以苟免吾身者也。然则错为一身谋则愚，而为天下谋则智。人君又安可舍天下之谋而用一身之谋哉！

今日匈奴之强不减于七国，而天下之人又用当时之义，因循维持以至于今，方且以为无事。而愚以为天下之大计不如勿赂，则变疾而祸小，赂之则变迟而祸大。畏其疾也，不若畏其大；乐其迟也，不若乐其小。天下之势，如坐弊船之中，骛骛乎将入于深渊^⑬，不及其尚浅也舍之，而求所以自生之道，而以期足为解者，是固夫覆溺之道也。圣人除患于未萌，然后能转而为福。今也不幸，养之以至此，而近忧小患，又俾而不决，则是远忧大患，终不可去也。赤壁之战^⑭，惟周瑜、吕蒙知其胜^⑮；伐吴之役^⑯，惟羊祜、张华以为是^⑰。然则宏远深切之谋，固不能合庸人之意，此晁错所以为愚也。虽然，错之谋犹有遗憾。何者？错知七国必反而不为备反之计。山东

变起^⑤，而关内骚动^⑥。今者匈奴之祸，又不若七国之难制。七国反，中原半为敌国；匈奴叛，中国以全制其后，此又易为谋也。

然则谋之奈何？曰：匈奴之计，不过三：一曰声，二曰形，三曰实。匈奴谓中国怯久矣，以吾为终不敢与之抗。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赂以养其力。今也遽绝之^⑦，欲必曰：战而胜，不如坐而得赂之为利也。华人怯，吾可以先声胁之，彼将复赂我。于是宣言于远近，我将以某日围某所，以某日攻某所。如此谓之声。命边郡，休士卒，偃旗鼓，寂然若不闻其声。声既不能动，则彼之计将出于形。除道剪棘，多为疑兵以临吾城，如此谓之形。深沟固垒，清野以待，寂然若不见其形。形又不能动，则技止此矣，将遂练兵秣马，以出于实。实而与之战，破之易尔。彼之计必先出于声与形，而后出于实者，出于声与形，期我惧而以重赂请和也。出于实，不得已而与我战，以幸一时之胜也。夫勇者可以施之于怯，不可以施之于智。今夫叫呼跳踉以气先者^⑧，世之所谓善斗者也，虽然，蓄全力以待之，则未始不胜。彼叫呼者声也，跳踉者形也。无以待之，则声与形者亦足以乘人于卒^⑨。不然，徒自弊其力于无用之地，是以不能胜也。韩许公节度宣武军^⑩，李师古忌公严整^⑪，使来告曰：“吾将假道伐滑^⑫。”公曰：“尔能越吾界为盗耶？有以相待，无为虚言。”滑师告急，公使谓曰：“吾在此，公安无恐。”或告：“除道剪棘，兵且至矣。”公曰：“兵来不除道也。”师古计穷，迁延以遁。愚故曰：彼计出于声与形而不能动，则技止此矣。与之战，破之易耳。方今匈奴之君有内难，新立，意其必易与。邻国之难，霸王之资也。且天与不取，将受其弊。资谊曰^⑬：“大国大王，幼弱

未壮。汉之所置傅相，方握其事。数年之后，大抵皆冠，血气方刚。汉之傅相，以病而赐罢。当是之时，而欲为安，虽尧舜不能。”呜呼！是七国之势也。

①《审敌》是《几策》的第二篇，是审察敌人契丹即辽国的。

②无内忧必有外惧：《左传·成公十六年》：“自非圣人，外宁必有内忧，盍释楚以为外惧乎？”

③方今夷狄：指北方的辽国为契丹族，西方的西夏为拓跋族。

④中原：指黄河流域。

⑤岁遣金缗以数十万计：宋真宗景德元年（1004），与辽有澶渊之盟，宋岁输银十万两，绢20万匹；与辽和。宋仁宗庆历二年（1042），宋岁增银绢十万两匹。

⑥西羌之变：指宋与西夏战争。庆历二年，辽遣萧特默、刘六符来，问兴师伐夏及沿边疏浚水泽、增益兵戍之故。即岁增银绢。

⑦匈奴：古代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之一，居住在长城外，秦时称匈奴。这里借指契丹。按契丹为东胡族的一支，并非匈奴。

⑧冒顿：前？～前174，秦末汉初匈奴单于，部下战士号称30万，占据今河套地，威胁西汉。

⑨渣然：状衰落。

⑩五代：指唐代以后的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。

⑪晋璿：后晋石敬瑭，对契丹自称以子事父。匈奴割幽燕之地：石敬瑭称契丹为父，割燕云十六州与契丹。幽，指